

蒋梦麟的凄凉晚景(3)

◆ 岳南



蒋梦麟校长与西南联大(前排左三为蒋)同事合影

手自居,逼迫蒋的同乡、同僚加至好、农复会元老沈崇瀚夫人迁离宿舍……

躺在床榻上的蒋梦麟闻知此事,羞愧难当,当时气昏,而后捶床恸哭。也就在这个时候,蒋梦麟一咬牙,决定实施反制,并把几个谋士叫来成立了一个“征讨徐氏谋略团”,密商对策。

1963年1月23日,蒋梦麟拖着一条石膏固定的残腿走出荣民医院。根据既定谋略和设定的妙计,蒋梦麟没有返回家中,而是驱车进入一个密所躲了起来,同时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战斗檄文,令人送给正在家里家外拍桌子捶墙的徐贤乐。蒋梦麟在信中义正词严地痛斥了徐的一系列错误和罪过,表示自己为娶徐弄得六亲不认,但徐又不体谅,搞得自己伤心透顶,在亲朋旧友面前脸面丢尽,无地自容。鉴于徐氏造成的不能打伙过日子之局面,自己愿意每月拿出三千元青春损失费支付给徐,但以后徐不得再与自己见面,从此一刀两断,各奔东西云云。

徐贤乐冷不丁地接到蒋的征讨檄,开始方寸大乱,以头撞墙,挥拳乱打一气。待缓过劲儿来,她开始转守为攻。徐氏以个人名义召开记者招待会,并亮出蒋给她的情书、艳词等信物,以证蒋、徐婚姻是蒋追徐而不是相反,同时证明蒋、徐原极恩爱,完全是别人挑拨离间,才使蒋“丧心病狂”地向自己下了战书。招待会上,徐贤乐以强硬的姿态表示:决不妥协,决不离婚,决不屈降,誓死要与蒋氏战斗到底,不惜鱼死网破,玉石俱焚。

3月2日,蒋梦麟再度草拟一份讨伐檄文公开在报上发表,文中严词斥斥徐贤乐的荒淫无道,贪婪无耻。3月14日,徐贤乐开始大规模反击,写了一封火药味十足、看点颇多的

《徐贤乐覆蒋梦麟书》并授各报刊发转载。一起家庭纠纷酿成了社会高度关注的新闻。蒋梦麟希望外界对他个人私事无须太注意,只期待冷静解决问题。他苦笑着委托律师王善祥与徐贤乐谈判离婚一事,徐仍以强势姿态予以拒绝。蒋梦麟见状,索性于10日诉请离婚。

几乎与此同时,徐贤乐也在家中举行记者招待会,慷慨陈词,坚持蒋梦麟突然变卦,以不仁不义之举对待自己,完全是别人挑拨的结果,坚持“结婚乃终身大事,是爱蒋博士的人,而不是他的钱,当初嫁他,就是要作他的终身伴侣,所以决不离婚”。

4月16日,徐贤乐在《联合报》发表了名为《我与蒋梦麟》的长篇战斗檄文,历数了与蒋的恋爱经过,以及蒋变心的缘由,痛斥了蒋氏与手下“谋略团”丧失人性之非,表示誓死捍卫自己的合法婚姻,并与蒋梦麟集团战斗到底。这篇檄文的发表,标志着蒋、徐离婚已无转圜余地。

躲在一间地下室指挥作战仍不露头的蒋梦麟,让徐贤乐心中窝火又一时无可奈何,她决心把蒋梦麟从地下室揪出来,让其暴露在阳光下,在媒体和法庭中当场对质,以辩曲直。

在遍搜蒋氏而不得的情形下,徐贤乐一度直闯农复会办公室找蒋梦麟,吓得他连忙从后门楼梯避开。

第二天,类似“徐贤乐夜闯农复会,蒋梦麟地道中逃生”的新闻在各报纸出现,《联合报》刊发了当晚记者拍摄的徐贤乐被掩护蒋梦麟逃跑的人扭住手腕的照片,此照刊登,标志着蒋梦麟离婚事件在舆论上的转折点。过去多数人站在蒋梦麟一边,此后舆论风向大变,许多人开始弃蒋拥徐。

在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下,腰杆渐硬并不再祈望与蒋梦麟一同生活的徐贤乐,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蒋氏一方被迫转为战略

防御。对于双方各不相让的诉讼请求,法庭方面鉴于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古训和现实,极不愿拍板断案,力促当事人双方和解息讼,并恭请国民党元老陶希圣和大律师端木恺出面调停。在陶、端木二人的努力下,终于在1964年1月23日调解成功,双方协议离婚,所涉内容关键三条:

一、由蒋梦麟付出赡养费五十万元与徐贤乐。

二、徐贤乐现所住之农复会房屋应迁出交还,一切家具留下。

三、徐贤乐所拿去之股票及存款,均应交还蒋梦麟。至首饰等物,则归徐女士所有。此前,蒋梦麟在台北近郊接见记者,对自己的婚姻是否受人挑拨之事特别作了说明,说话时他声音颤抖,情绪激动,热泪盈眶。当记者问到他此时的心情和身体情况时,腿伤未愈、身体孱弱的蒋氏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引用《三国志》中司马懿对最后一次兵出祁山的诸葛亮的猜测之语,说:“食少事繁,岂能久乎?”言毕泪下。想不到一句成讫。

连续的攻防防御作战,最终导致整日处在忧思愁绪之中、愤闷异常的蒋梦麟患上了肝癌。1964年6月10日,已是七十九岁高龄的蒋梦麟住进荣民总医院治疗。

6月14日,病床上的蒋梦麟象征性地为石门水库竣工剪了彩。一切完毕,蒋的脸上露出了几年来难得一见的笑容——最后一件大事因缘了结,自己也该平安地走了。

6月17日下午,蒋介石夫妇及蒋经国赶到医院探望蒋梦麟,此时病人正在睡觉,蒋介石一行不再打扰,只叮嘱其女儿燕华要让其父好好养病,争取早日康复等语,并说过两天再来探望。

第二天即18日上午,蒋梦麟病情急转直下。6月19日,蒋梦麟在呼出最后一口气后,溘然长逝。

摘自2013年第7期《名人传记》

食少事繁,岂能久乎

事实上,就在胡适去世之时,蒋、徐的婚姻已经频亮红灯。

蒋梦麟生性爱静,不喜应酬,有人请他吃饭多半推辞。但与徐贤乐成婚不久,却一反常态地一请就到,后来有同事逐渐探知其中的隐秘。

蒋、徐结婚之后,徐掌控了家中一切财政大权,每天的饭钱限定二十元以内,比不上当时一个打工的阿仔。蒋与徐为此多次争执,但均无效,蒋在怨恨愤怒中渐有悔意并开始醒悟,认识到自己以前确是有欠考虑,但如今是骑虎难下,勒马不及,只好徒叹奈何。

在这种尴尬的情形下,爱脸面的蒋梦麟对外人不好明说,只好借别人宴请的机会独自一人悄悄溜出,吃点饭菜补充一点营养,不至于因营养不良而猝然倒地毙命。

就在胡适去世9个多月的12月6日下午,蒋梦麟赴台中出席“四健会”年会,因心情郁闷导致精神恍惚,不幸失足折骨,急送台北荣民总医院救治。此为蒋梦麟人生晚年一个不幸的分界线和转折点。

作为妻子的徐贤乐不仅对蒋的断腿表现出极大的冷漠,还以费用难筹为托词,逼迫蒋梦麟由大病房搬入一个狭小的房间。更甚者,徐竟以医药费无着为由擅自向石门水库借了一万元。更为出格的是,徐贤乐以农复会一把

唐云传

郑重



30.不只是藏壶用壶,还设计壶
“藏而不露”,这是许多收藏家一种共同的怪脾气。这样,无形中就把收藏与实用对立起来。唐云则不然,他说:“我不想用古董来装饰,我要用,能使用的东西我就使用,字画我就挂起来,自己看,也给别人看。这样才能体会到收藏的乐趣。”他收藏的八把“曼生壶”,就像普通的茶壶那样,轮流地使用。他收藏的茶叶罐,也都是手下常用之物。

唐云对藏壶虽自榜为“身外之物”,实则他爱之如生命。那些名壶在他手边虽然常用,但壶身则一尘不染,都擦拭得锃亮。不用时,有的用布袋套好,有的用纸包好,然后再放进特制的锦缎盒子里。一般不肯轻易示人。有一把他用了三十八年的“曼生壶”,因他自己不慎而被打破,他不是心痛,而是感到极为愧疚和不安。

唐云不只是藏壶、用壶,他还设计壶。1980年,上海美术馆要展览有当代画家书画的特别名壶,沈智毅曾向唐云请教。唐云大力支持,把沈智毅介绍给江苏省特级制壶大师顾景舟。顾氏原为宜兴陶瓷厂制壶技师,新中国成立前他一下子做了五把名壶,都是吴湖帆画的竹子,制成后,他把壶分送给吴湖帆、唐云、江寒汀等画家。这次沈智毅到了宜兴,带回三把茶壶的泥坯,经唐云作画,由沈觉初镌刻。这三把壶在上海美术馆陈列,参观者击掌叫好,赞誉“当代新古董”。得到大家的称赞,沈智毅又二下宜兴,这次带回五十把茶壶的泥坯,请唐云、谢稚柳、陈佩秋、陆俨少、关良、王个簃、朱屺瞻、程十发、应野平、陈秋草等十位著名画家作画,由沈觉初、徐孝穆镌刻。每把壶都有拓本,请原作者在拓本上题识,以备将来的博古者证其真伪。唐云在一把壶上,自制铭铭:欲乞东陵种,何人忆故侯;凭君范一个,拓我小窗幽。

行伍出身的许四海,解甲归田后在上海公用事业学校总务科谋生。他平时欢喜摆弄泥巴,捏成各种小动物,极为生动。唐云的外甥女恰巧和他同科共事,就说:“我舅舅唐云

就欢喜这些泥捏的小东西。”经她的引荐,许四海拜访大石斋,带了几样自己的手工给唐云看看。古道热肠的唐云,对许四海的陶塑免不了要点评一番。可是许四海留心的不是唐云对陶塑说了些什么,而是床上、桌上摆放的那一把把紫砂壶,他被那精美的造型打动了。过了几天,许四海又去拜访大石斋,一把手捏的扁壶放在唐云面前。唐云仔细看过之后,点头称赞说:“不错!”随手拿毛笔在壶上画了起来,不一刻工夫,壶的一边画了一枝风竹,另一边题写了“竹里清风竹外雨”的句子,并题“老药为四海作”,一个“为”字表示了他的主动和高兴,许四海则感到如云里雾里说不出的高兴。许四海回家之后,用一把刻刀在壶身上刻了起来。第一次没有经验,不是刻而是把壶身上的画和字雕了出来。他对此很不满意,又在壶底刻自己的一首打油诗:“吾兄肚大嘴尖尾巴高,无知无识太骄傲,如今怎么办,只有留给后人看看解疲劳。”

又过了几天,许四海又带着自己捏的第二把壶去拜访大石斋。唐云一看更为高兴,说:“你真是江南一怪,那个总务科长不要当了,到宜兴去学做紫砂壶。”唐云是金口玉言,“江南一怪许四海”从此就被人们叫开了。许四海也果然听了唐云的话,辞去了总务科长的职务到宜兴周墅陶艺厂做壶去了。从仿制“曼生十八式”开始了他的陶艺生涯。

从此,唐云一发不可收拾,成了紫砂壶设计师,先后为许四海设计了二十五个紫砂壶样式,“曼生十八式”还要多。为了纪念他们的合作,许将之命名为“云海壶”。

为了设计新颖的样式,唐云费尽心机。法门寺文物中有一件唐朝碾茶的铜碾,唐云见到之后便据此就设计了一把“铜碾壶”,并题上壶铭:“玉川七碗何须尔,铜碾声中睡已无。”他设计的“井栏壶”,在壶上画了小鸡在啄长生果,并题铭:“饮之可以得长生”。那“掇球壶”也与传统的样式不同,唐云为此壶题写了蕴藏禅机的壶铭:“四大皆空,坐片刻无分你我;两头是路,吃一碗各奔东西。”亦佛亦仙的唐云与江南一怪许四海合作制了二百多把紫砂壶,由于他们有着同样的心肠,分别送给同好者,真可谓披仙之徒,皆大欢喜了。

明起连载《吃饭》

15.我们谈正事吧

“那我不打扰你们。”老板娘说完,妩媚委婉地朝王根宝点了点头,然后扭着细腰走了出去。“她就是我曾对你提起过的小菲,长得还不错吧?”徐副局长脸上略显得得意。

王根宝一时没有记起徐副局长在什么时候对他提起过这个女人,便赞美了一句说:“岂止不错,简直可以当电影明星啦。”“哈哈,这倒不假。”徐副局长开心地咧开了嘴角。

王根宝这时猛然想起有一回他们几个在一块喝酒喝得七八分醉时,徐副局长曾说起过他认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干女儿。毫无疑问,这个叫菲菲的老板娘就是那位干女儿了。王根宝不由心生妒忌,不过,他嘴上却夸赞说:“哎呀徐局,你真是艳福不浅啊,有如此的美女当干女儿。”“没有我,她怎么开得了这样的店?”徐副局长解释道:“娱乐休闲场所,都是一块块肥得滴油的大肉,没有人罩着,早就被人捣乱霸占了。”

“那是,更不用说她一个漂亮姑娘来经营这么豪华气派的店。没有你徐局撑腰,恐怕三天都做不下去。”“这倒不假。这个店开张前夕,我就和当地分局和辖区派出所都打过招呼了,至今为止,还没有什么人敢来这里撒野。”徐副局长自夸地宣称道。“再来撒野就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啦,呵呵。”王根宝乐得再吹捧一下。

两个人七拉八扯聊了一会儿后,徐副局长说:“王总啊,我们谈正事吧。”接着,徐副局长就把昨天下午经侦总队秘密开会准备释放顾斌的事对王根宝从头至尾讲了一遍,然后道:“多亏我在里面安插了亲信,及时发短信息告诉我此事。要不然,他们也许昨天就去拘留所放人了。”王根宝一听,几乎惊出一身冷汗。他现在唯一反败为胜的筹码就是顾斌。他要利用顾斌这张绝牌来攻破余国伟的胜利堡垒,怎么可以让他脱身呢,他急忙问道:“这事葛书记知道了吗?”“我昨晚在电话里向他汇报过了。”徐副局长说:“他让我想一个妥善的办法出来。”

“那徐局有办法了吗?”“办法是有,我可

以将顾斌从拘留所改为监视居住,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实施下一步计划。”“监视居住?你是说放他回家,然后软禁?”“当然不会放他回家,我们是把他转移到一处秘密地点。那地方不像拘留所那么公开,几乎没人知道,做起事来更方便。”徐副局长脸上露出诡谲的笑意。

王根宝是个聪明人,立刻明白了做起事来更方便这句话的含义。徐副局长这个人,表面看去胖乎乎的貌似和善,实际做事心狠手辣。以前他当刑侦队长时,对嫌疑犯什么手段都敢用,落到他手上的人几乎没有不交代的,不管这个人有没有事,他都能让你乖乖招认。

“看来这件事只得靠徐局你亲自操刀了。”王根宝说,“等到事情办成,把我的产业保住了,我一定会重重酬谢徐局。”“王总这是怎么回事。你和葛书记是兄弟,那么我们是兄弟,你有难时,我能袖手旁观吗?”徐副局长停了停,思忖片刻后又道:“现在唯一的麻烦是我们新来的梁局长,不知怎么搞的,他也知道了顾斌的事,听下面说,好像是那个方国良给梁局长发了一封律师函。如果梁局长一插手,这件事情就会变复杂些。”“那该怎么办?”王根宝先前并不了解这个新情况。“问题也不大。”徐副局长想了想道,“你这次不是重新报案了吗?那么就让刑侦局把这个案子从经侦总队手里接过来,这样案子的性质一变,即使梁局长过问,我们也有理由应付他了。”

王根宝心中的紧张松弛下来:“刑侦那块是你分管的,就劳驾你了。”“另外,你要去找葛书记商量一下,请他尽快去找找检察院,让他们批发一张逮捕证出来。一旦将顾斌从拘留所升级为逮捕,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徐副局长又道。王根宝心里暗暗佩服徐副局长的老谋深算。他说:“徐局处真是缜密无漏啊。有你相助,我何愁不能转危为安?”

这次是周警官匆匆约方国良见面,说是十万火急的消息要告诉他。“方律师,情况好像不太好。”这是周警官说的第一句话,接着他告诉方国良,“今天上午,刑侦局里我的一个徒弟悄悄告诉我,他们好像准备将顾斌从拘留所弄走。”“弄走顾斌?是什么意思?”“听说要对顾斌实行监视居住的措施。”“为什么?”

生死对决

温哥华的财富

柯兆龙

